

白马过隙

雷龙平

“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我改换素衣，回中原……”

手机响起令人感怀伤思的闽南歌曲《身骑白马》，勾起了很多思绪愁肠。单位办公室公示了上班已十年、二十年的人员名单，这才发现，原来鄙人不知不觉已步入了二十年工龄队伍。蓦地抽了一口寒气，胸腔有些沉闷发涩，不禁长叹一声，感慨岁月匆匆，无情远去。甚至没有一声道别、一个挥手、一次温存，就走远了，消失了。一切过往，都不能也无法再回头。

是的，曾经我也身骑白马，正是男儿十八，意气风发走上工作岗位。

1998 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年，本人来到呆鹰岭镇政府樟树责任区上班，孤身于此开始了一名乡镇干部的征途。那时的单纯少年，字典里没有叫困难或者说叫不敢的工作，计划生育、催粮收税、三统五提、农业生产、冬修春种、村组开会、调解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等等，遇事无畏，迎难而上，总有用不完的劲，使不完

力。一次，蹲点的村，因公家水库里的鱼被偷，偷盗者已捉，村干部找到镇政府说该事件咋处理。我在大家还在热烈探讨，许久还没拿定主意时进言，为了惩罚偷盗者，并以敬效尤，叫偷盗者出钱在村里公开放一场电影，并且放电影地址定在水库边，谁知就一致通过了。作为政府方面，领导特委派我代表镇政府去现场讲几句话。这便是人生的第一次闪亮登场，第一次紧握话筒的感觉比较复杂，有兴奋的颤抖、有为民的豪气、有担当的情怀。

由于事先没有准备稿子，都记不得现场讲了啥话语，现今印象只定格在水库旁的电影模式中，还记得观众都鼓了掌，当晚又坐着放电影老刘的手扶拖拉机回镇政府。路上，老刘与我聊了很多，说他的女婿在机关工作，女儿在医院上班，儿子在广东工作；说娃儿今晚的话讲得好，有杀气，肯定能刹住村里偷盗歪风。深夜的乡村道路上，拖拉机虽然一路颠簸，狠狠地喘着粗气，但仍然感觉到那晚的月亮有点迷人，迎面的凉风有点醉人。

在乡镇基层工作，进村入户是常客，上山下田是常态，吵架闹气是常事，村民群众很苦很纯朴，乡镇干部很苦也很纯朴。终生忘不了在乡镇工作十年的光阴流年、青涩过往。

那些脸庞、那些景物、那些事件，总会在某个时候，某个触景生情的地方浮上心头，挥之不去。

另一个十年是从乡村踏入机关。细细咀嚼，总有一入侯门深似海的感觉，或许是人成长了，长大了；或许是认识的人多了，看的听的多了；抑或是命运逆流，烦恼缠绕，痛苦滋生，沧桑渐浓。一直在机关伏案工作的性质，再加上干事的责任心，为人的原则性使然，多少个埋头苦干、执笔挥毫的夜晚，临窗而立，望蒸水蜿蜒东去，心里迷惘又迷茫；多少个嚼烂笔头、绞尽脑汁的夜晚，仰头长啸，望日落日升，花谢花开；多少个寂寞寥落，不见天日的夜晚，一个人游荡在星光点点空旷的大街上，沿路只有昏暗的路灯陪伴走到家。

从彼机关到此机关，从东西南北办公室到上下左右办公室，从孩奴到车奴到房奴到单位奴，一路行来，感谢月光，感谢星光，感谢灯光，这么多年的不离不弃。说到这里，不得不感谢每次经过门口的那棵大桂花树，在一个又一个深邃的夜晚，特别是一次花香浓郁季节，我已与她私自订下相守终生的情缘，年年岁岁，春赏叶，秋品香，不是美人似佳人，不是红粉胜知音呀。真心感谢大桂花树的忠诚相伴，忘却了孤单孤独，也需要月光、星光、灯光这些充满正能量的“电灯泡”，照亮心扉，才不至于迷失，照亮眼下，才不会迷路，照亮远方，才能笃志坚定，赶向彼岸。

匆匆岁月，一晃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二十年？人生能有多少个堪回首？青葱岁月，最好的青春都在这不经意间似水流淌的二十年。岁月静好，最美的年华都在这如歌如泣、如怨如慕、如诗如画的二十年。

回望初始，曾经那个身骑白马的少年，手握缰绳，“驾、驾、驾”声中，一路绝尘，驭马归来，翩翩之风可拂柳撩月，可凌云渡海，可比肩得意长安马蹄疾。看看现今，曾经身骑白马的少年，已有些许白发，身体有恙，不再清纯如斯，不再冲劲十足，不再英勇无惧，不再翩翩少年。

匆匆岁月，身骑白马，白马过隙，人生能有多少个二十年！

只愿在下一个时节，笑看落花又逢君，相聚不散，畅饮一杯，作诗两篇，高歌三曲。再回首时，依然清晰如昨，依然感恩岁月，依然初心不变。

有多少“前任”可以重来

文 胜

我的前任妻子兰子现在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板，坎坷多难的人生成就了她今天事业上的辉煌，但她失婚后的感情生活依然空白。今天，我端坐在电脑的键盘前追忆往事，敲打着这些伤感寂寞的文字，久久无法释怀。

认识兰子，那是 1989 年一个落叶萧萧的冬季，那时我在广州军区一家炮兵部队服兵役，她在我们部队服装厂的包装部做包装工。我们的相识很有戏剧性，我们都是缪斯的信徒，共同的爱好促成了我们一段长达七年的苦难婚姻。记得我们的相识是在部队举办的一次新闻采写培训班上。那时我是部队宣传战线上一名崭露头角的优秀新闻报道员，有百余篇新闻文学作品在军内外报刊“油墨飘香”，是这次培训班的主讲老师，她是一个殷勤的文学新闻爱好者，从小就喜舞文弄墨，通过师宣传科钟干事的介绍，从而特准进入部队内部举办的本次新闻采写培训班，成为一名编外学员。

一年后,军地恋曝光,本在部队有着似锦前途的我突然被列入退伍军人名单。那一刻,我的眼前一片黑暗，男儿泪像断线的珍珠夺眶而出！为了心中美好的爱情，我擦干眼泪继续前行。风雨中回到地方后,我和兰子的恋情划上了花好月圆的音符:1991 年 12 月,我们携手走进了洞房花烛，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婚姻。

第二年，作为城镇户口退

伍兵，按当地政策，我被分配到我所在县城一家食品公司属下的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月薪仅百余元的学徒工，我和兰子的婚姻生活艰辛而清贫，尽管这样，善解人意的兰子也毫无怨言。1993 年初春，为了不让妻子陪着自己捱饿受冻，我向食品公司递交停薪留职申请后，随大姐漂到了东莞企石镇，我进了贯元电器厂当了一名“看家护院”的保安，妻子兰子则进了建达灯饰厂当上了流水线上的一名普工，开始了我们异乡寻梦的打工生活。没想到，一年后，正当我们的工作生活刚刚有些起色的时候，以自己的儿女能够拥有一份正式工作为荣的父母，一个电话又将我们双双召回了老家就业。

结婚第三年，本来健康的我突患传染疾病肺结核住进了医院，每天咳嗽咯血不止。兰子给予了我鼓励和期待。她拉着我的双手，泪眼朦胧地对我说：“从四川远嫁湖南，我身处他乡，只有你一个亲人，如果你放弃治疗而轻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作为大山一般的男人，作为我后半生的依靠，你的坚强就是我的希望，是男子汉，你就应该挫折面前不低头，不畏艰难，走出逆境！”半年后，我战胜病魔，完全康复，她紧锁的眉头才渐渐舒展开来！

当我们的婚姻走过六年的贫困期，即将步入第七年的富裕期时，我们的婚姻却出现了

裂痕。这年初秋，兰子因患重感冒回到了乡下老家调养身体。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最后，任我以泪洗面，苦苦哀求，兰子始终无法原谅我在地重病期间移情别恋，这年九月，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兰子从此一去不回头。

兰子凄然离去的第三年，我心怀愧疚，曾经委托亲朋好友多方打听她的音讯。从断断续续传来的消息中，我知道，她干过基层员工，车间主管，公司出纳员，公司经理，节目主持人，广告人，饱受人间冷暖辛酸，世态炎凉，漂泊至今她依然独身。得知她漂在他乡多年至今依然还独身，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拨通了她的手机。兰子闻言，不胜唏嘘，哽咽着说：“既知今日，何必当初！”说完这些，兰子毅然挂断了电话，令我肝肠寸断，饱尝情感的折磨！后来，她离开河南去了云南，我流浪到了深圳，双方手机号码都更新以后，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兰子的讯息！直到 2008 年冬季，兰子因原就职公司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事情需要联系到我，她在网上查到了我的博客，我们才重逢。可是，这时候我与兰子的情缘已尽，我心已另有所属。得到这个消息，兰子不禁感慨万千，伤感不已。然木已成舟，无法改变，彼此只好将对方深深地埋藏在记忆深处。

有多少“前任”可以重来？拥有时不懂珍惜，失去后才会后悔！

想起周爹

唐锦荣

样看公仔书辛苦，他有时还会指着摊子上的连环画说：摊子上你想看哪本看哪本得了，以后记得我周瘸子就得了。

一回生二回熟，碰上有事，周爹常吩咐我帮忙照看一下摊子，得到周爹信任，我兴奋莫名，当成件“光荣任务”来完成，当我将收来的钱悉数交给周爹时，周爹常摸摸我的脑袋，表示认可。

转眼到了 1966 年，斯时，不但许多书籍成了“毒草”，连环画摊子亦在劫难逃。

有一天，遇见周爹，周爹打量我须臾，把我带到他家，从床底拉出装着连环画的纸箱，说现在不

准摆公仔书了，床底放久了起霉可惜，你拿去看吧。过了段时间，当我将看完的连环画拿去还给周爹时，敲门“惊动”邻家大叔，问我找周爹有什么事？看到我手里沉甸甸的连环画，顿时明白过来的大叔不等我开口说道：不用还啦，早几天周爹把公仔书分给其他娃娃了，改行做别的事去了，就算你也分到一份得了。我非常感动：周爹“借”给我连环画时，就不打算要我还了。

长大后回衡阳老家当知青的我，之后再没见到过周爹。五十年过去，想起走路高一脚低一脚的周爹，故撰此文，以为一炷心香。

